

# 《忍川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忍川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5720884

出版时间：2016-1

页数：270

译者：李克世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忍川》

## 內容概要

《忍川》一書收錄了李克世的三篇日中譯稿。分別是三浦哲郎的短篇小說《忍川》、草野唯雄的短篇小說《復顏》及佐藤忠男的《黑澤明的世界》。李克世先生的譯著做到“信達雅”，翻譯準確到位，又独具風采，為向國內介紹日本優秀文學及電影著作提供了巨大方便，完全可作金石玉髓一讀。

# 《忍川》

## 作者簡介

李克世，原名李錫愷，1928年12月6日出生於臺灣二林，畢業於淡水中學、彰化中學。1948年為台灣省公派自費生考入廈門大學政治系，迄至2013年10月底始返鄉省親、祭祖。曾任職於福建省委台委會，軍區、華東軍區敵工部助理員、國家外文局“人民中國”雜誌社日文組副組長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亞非處副處長。1983年旅居日本，就職於日本湯淺產業株式會社中國室主事，1991年轉任駐廈門代表處首席代表。1999年退休，定居廈門。譯有日本小說《忍川》、《人的證明》及《復顏》、《黑澤明的世界》等，以及漢譯日文《報海舊聞》；著有紀事長篇小說《台灣蔗農事件外傳》等等，今整理成冊的有《李克世文集》，共計七卷，傾情編撰，以獻後世。

## 書籍目錄

忍川

[ 日本 ] 三浦哲郎 著

李克世 譯

三浦哲郎 ( Miura Tetsuro ) 是日本現代小說家，1931年生於日本青森縣八戶市，是兄弟姊妹六人中最小的一個，幼年就遇到兄姐的自殺、失蹤事件。1949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政經系，第二年即因提供學費的二哥失蹤而中途退學，回鄉任中學教師。1953年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法文系，拜井伏鱒二為師，1957年畢業。在學時就發表小說，1960年，短篇小說《忍川》獲芥川文學獎。次年，他開始正式的創作生活。其作品除《忍川》外，還有《初夜》(1961)，《結婚》(1966)，《海路》(1970)，《妻子》、《橋》(1972)等，反映城市貧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和社會矛盾，博得好評。1978年5月作為“日中友好作家代表團”團員來我國訪問。

短篇小說《忍川》是作者的代表作，寫一個大學生由於兄姐的奇死、失蹤而背上了包袱，對自己的血統感到不安。他與忍川菜館的女招待--貧窮卻倔強的志乃相識。後來，大學生獲悉志乃有未婚夫，想要把她奪過來，於是向她求婚。兩人同去志乃成長的東京下層鬧市探望，然後回大學生的故鄉--東北地方結婚。如同樹葉吹到一起似地，孤獨的心靈靠到了一起，燃燒起純真而灼熱的愛情。小說作者的語言優美，刻畫細膩，結構嚴謹靈活，情節不落俗套，在日本現代文學中有其獨特風格，享有眾望。  
(譯者注)

我帶著志乃到了深川。那是我們相識以後還沒多久的事情。

深川是志乃出生的地方。她生在深川，在那裡一直生活了十二年，可以稱得起是個深川姑娘，卻要由我這個去年春天才從東北的角落來到的東京的人帶路去深川，說起來未免滑稽；可是志乃在戰爭結束前一年的夏季疏散到栃木以後，就再也沒有看到過被燒得連昔日的影子也尋找不到的深川街了。與此相反，我這個鄉下佬倒是習慣於每月兩三次，多的時候，每個星期日都到深川去走一走。對我來說，除了上學每天早晚來回的一條路之外，深川街要算是整個東京市內最熟悉的街了。

從錦絲堀經過深川開往東京站的電車，開到洲崎運河再拐個直角，到深川東陽公園站，我們下了車。志乃好像要聞聞附近的空氣似的，探著身子眺望街頭。那是七月晴朗的大熱天。由一片片低矮的棚房連起來的街道，被灼熱的陽光烤著，升起白色塵埃和蒸氣，像蒸籠一樣悶熱。

“啊，全變了！簡直就像來到陌生的街道，能夠認得出來的只剩下那群學校啦。”

志乃沒把握似地說著，指給我看馬路對面的那座被燒得面目全非、只剩下混凝土架曝曬在陽光下的三層樓房。志乃就在那所學校讀過五年書。

深川：東京市江東區西半部的總稱，原為深川區，1947年與城東區合併為江東區。

東北：指日本本州的東北部。

栃：日本關東地區北部栃木縣南部的城市。

“不礙事，走走就慢慢地會認出來的。究竟還是您生長的地方嘛。”

我這麼說，志乃就笑了笑說：“是啊，怎麼也不可能連馬路都變了吧。”又把視線轉回到那所被燒過的學校。“不過，我雖也聽說過到處都被燒掉了，可是連那所學校也竟然被燒掉，那是怎麼也想像不到的。混凝土的樓房也被熊熊烈火燃燒起來，實在叫人不相信。可是剛才一看，嚶，還是被燒掉了，什麼都明明白白的啦。都怪那些窗戶。混凝土的樓房一燒起來，所有的窗戶就一個不剩地都被燒黑了。”

她好像有了什麼意外地發現似的，直眨巴著那一雙眼梢細長、略微上翹的美麗大眼睛，環視著那些窗框被燒塌、如同蜂窩擠在一起的黑色窗戶。看著她這般情景，我笑了笑說：

“要是盡這麼一處一處地給吸引住，時間再多也看不完啦。”

志乃縮了一下脖子。

“那麼就請您帶路吧。走哪邊近呀？”

“我到木材場。”

“我到洲崎。”

因為一過了運河，那邊的街道就是洲崎，也就決定先到木材場去。我和志乃跨過晃動著熱氣的電車道，沿著落在她母校的建築物腳下和路邊的淡淡細長的陰影，向木材場的蓄水池方向走去。志乃是想去看看我那已經不會回來的哥哥與我最後分手的地方，另外想順便把她生長的地方介紹給我。

木材場是木材和運河之街。不論什麼時候去，風都很大，漂浮著木筏的蓄水池也不斷地泛起細浪。風裡吹來木材的香味和臭水溝的臭氣，還混雜著許許多多肉眼看不見的木屑。對於不習慣的人來說，這如同篝火煙的煙那樣熏人眼睛。所以，在木材場含著淚走路的人就是外來的人了。

我第一次由哥哥帶著走過木材場的時候，就流下淚，惹得哥哥笑了。我因為兄弟倆能並肩走而歡喜萬分，但眼睛卻禁不住流下了淚水，都怪那種風。去年春天，闊別三年之後再來東京，走過木材場的頭一天，當時哥哥已經是不可能回來的人了，我的心中本來燃燒著一種怒火，但一雙眼睛卻一直朦朧不清，也是因為風的緣故。我的眼睛畢竟還是適應不了木材場上的風，或許因為我在木材場裡經常走的路線上，木屑特別濃的緣故吧。看來，讓我適應它已經是不可能了。

可是這一天，木材場的情景卻和往常不同。街上的狀態使我覺得異常生疏。木材堆，蓄水池，不知道為什麼都發出令人目眩的光芒，干擾著我的視線。就連鋸木材的鋸聲也總有一點刺耳。過去我經常在深川走時認識了好些人：香煙鋪的老大娘、面鋪裡往外頭送面的夥計、挨著門的木材加工廠的門崗、卡車司機，當我再也不能見到哥哥，為了想知道他最後的哪怕是一點點的情況，手裡拿著哥哥遺留下來的記事本，到處去探問的時候，他們都把我誤認為便衣警察，後來才釋然一笑，可是這些善意的人們這一天不知為什麼，卻用奇妙的目光對我和志乃端詳著，有的人還背過臉去不理睬，或者發出怪聲。並且，就連那風也像在躲著我似的，我的眼睛一直都是乾乾的。

看來，在我心情舒暢的時候，木材場好像對我是個沒有緣分的集鎮。

我和志乃並肩站在木材場邊的一個蓄水池畔。迎面吹來了一陣風，陽光照在水面上，碎成點點銀花，閃個不停。在遠處，兩三張木筏遊動著。再往遠處看去，垃圾遍野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從那邊傳來了不知是什麼機器的響聲，就像牛虻拍打翅膀發出的聲音一樣。

“這就是終點啦。唉，木材場就是這麼個地方，一點也沒什麼可看的。”我向著水面上吐了吐口水說道。

“多好的風！這才有了回到深川的意境。”

志乃雖然在灼熱的陽光下，被我帶著在連我自己都覺得無緣的街上東遊西蕩地走了一陣，她那被風吹亂的頭髮被汗水粘在額角和面頰上，但她仍然天真地讓她的小臉任憑風來吹撫。

“走吧，沒有什麼意思。”

我這麼說，後悔不該帶她來。可是，志乃卻好像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。

“來得好不容易啊，再呆一會兒吧，”她好像要抱住胸口似地蹲了下來，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。

“是這裡嗎？”

“嗯，”我答道。

是最後見到哥哥的地方。我哥哥從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系畢業後，戰爭年代裡，到海軍部火藥研究所製造魚雷。戰爭結束後，不知是怎麼打算的，進了擁有這口蓄水池的木材公司。拿到名片一看，突如其來地已經是常務董事的頭銜。哥哥在這個公司任職了五年。在第四年，我從東北村裡的高中畢業來京，依靠哥哥的資助上了大學，因為我是六兄弟中的末了一個，而且農村的父親已經衰老了。但是，對於哥哥來說，我似乎並沒有成為他過分的負擔。每當我去要錢的時候，他總是很爽快地給了我，有時還請我吃“柳川砂鍋”。過了一年，也就是三年前的初春，久別之後我去探望哥哥，空蕩蕩的辦公室裡有個老大爺圍著火盆在烤火，他說常務董事不在，可能在蓄水池那裡。於是我穿過寂靜的工廠，走到蓄水池邊一看，雖說是初春，但還殘留著冬意的冷風吹著清澈見底的蓄水池，水面上波漪漣漣，哥哥獨自一人正拿著鷹嘴篙，但也並不真要用它似的，忙忙碌碌地從這張竹筏跳到那張竹筏上。他脫下了大衣只穿著一件襯衫，那副樣子看起來非常刺眼。不知為什麼，我一下子感到不安，禁不住大聲喚了哥哥的名字。他好險乎地站住了，然後開始慢慢地往更靠近岸邊的木筏上過來。我沿著蓄水池的水泥圍堰，向著那木筏頭部跑去。我們中間相隔著還有十幾米，哥哥晃晃悠悠地站在木筏邊上，大聲問有什麼事。我也放大嗓門說，不過像往常那樣來討點錢。他深深地點了點頭，說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有儲蓄存摺和圖章，拿去要多少取出來用好了。並說今天有別的事情，改天再見。我們面面相覷，沉默了一陣子。夕陽從哥哥的背後照射著，使他顯得比往常更高了些。那張臉，由於眼窩凹陷構成暗

## 《忍川》

暗的影子，活像一具骷髏。告別時，我謝謝他給的錢，哥哥忽然擦臉一沉，說：“不要多用啦。”然後高高舉起了鷹嘴箭。

那次竟成了和哥哥的永別。

時過三年了。如今更換了主人的那口蓄水池，就在志乃和我的眼前。

“打那以後，和哥哥就再沒見過了？”志乃說。

“再沒見過了。”

“後來哥哥怎麼樣啦？”

“死了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說了，

這是我從小就說慣了的一句話。姐姐呢？死了。哥哥呢？死了。我認為這是一句恰當的話。死了，就到此完結啦。後面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什麼也不用說就了事啦。

“哦，走吧。唉，就這麼個水池子。再看下去也沒用。”

我催促著志乃，想走了，可是志乃卻蹲著不動，向著水面合掌默禱起來。從縐綢的衣襟裡可以窺見她那皓皓細頸，令人目眩。我的皮鞋發出如同敲打著木槌的聲音，在水面上蕩起迴響。

接著我們到了洲崎。

洲崎是我在深川唯一沒有留下足跡的地方，因為哥哥不肯帶我去那裡。有一次，哥哥那家公司的經理一家人，因為房屋被燒了，暫住在志乃那所母校的教室裡。我去尋找在那裡搭夥的哥哥時，曾一起從屋頂上眺望過洲崎的街道。

# 《忍川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